

• 理论研究 •

《内经》运气学说中的象数思维^{*}

黄玉燕 汤尔群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内经》运气学说提出的运气格局、对气候与物候的认识、对疾病发病的认识,乃至对药物的认识与使用,均体现了象数思维的特征。其系统地将“数”赋予了“象”,以独特的象数关系,通过复杂的“运数”过程构建了复杂的运气格局,并以之推算相应的气候、物候、疾病发病情况,也可根据气候、物候“取象”反推当时的运气情况。象数思维还一直贯穿到运气学说对药物的认识与应用方面,与后世根据本草认识药物性味功效有所不同。因此从象数思维来认识运气学说,能够对其更好地掌握与应用。

关键词: 内经; 运气学说; 象数思维; 火郁发之; 疫病; 苦味

中图分类号: R221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6.06.001

Xiang-Shu thinking in Yun-Qi theory in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HUANG Yuyan, TANG Erqun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of *Xiang* (image) -*Shu* (number) thinking was reflected in *Yun-Qi* theory (doctrine of the five circuit phases and six atmospheric influences) in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pattern of *Yun-Qi*,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and phenophase, understanding of incidence of diseases, and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medicines. In this theory, property of *Xiang* was systematically assigned to *Shu*, and *Xiang* and *Shu* were organized in a unique and complicated way to establish *Yun-Qi* pattern, by which climate, phenophase and incidence of diseases at a specific time were calcula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atus of *Yun-Qi* pattern was back-calculated based on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climate and phenophase. *Xiang-Shu* thinking also ran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medicines of *Yun-Qi* theory, consequently different with late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So, the way of *Xiang-Shu* thinking would be helpful to master and apply *Yun-Qi* theory.

Keywords: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Yun-Qi* theory; *Xiang-Shu* thinking; dispersing fire for treating depressing of fire; epidemic disease; bitterness

取象运数的象数观是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要素之一,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更是中医学实践的整个过程中获取知识、经验的重要方法,又称象数思维^[1]。其运用带有直观、形象、感性的图像、符号、数字等象数工具来揭示认知世界的规律,通过类比、象征等手段把握认知世界的联系,从而构建宇

宙统一模式的思维方式,是象思维和数思维的合称^[2]。

“象”的含义可分为意象与物象两个层面。意象是符号之象,即人为之象,主要指卦象、爻数、河图、洛书、太极图、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等,其作用是概括、说明宇宙自然万事万物所表现的状态和特性,

黄玉燕,女,博士,助理研究员

^{*}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No. 2011CB505401、No. 2013CB532003),财政部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No. YZ-1305)

模拟、象征、推演宇宙万事万物的运化规律。物象是事物之象,即自然之象,指万事万物具体的形象,包括一切实测数量、次序关系。象思维就是一个由物象提炼意象、再由意象反推物象的过程。而象数思维方法中的“数”,侧重于定性表象,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2]。《内经》中运气学说是运用象数思维的典型,运用天干、地支、五运、六气、标本中气、太少五音等象数概念,通过运数取象方法,对复杂性的变化进行概括,寻找变中之常,得出一个运气对气候、物候、疾病影响的规律,并指导用药。

1 运气格局充分体现象数思维

《内经》中的运气学说以象数思维对天地气化规律进行概括,运用天干、地支、五运、六气、标本中气、太少五音等象数概念,建立了一套有常有变的模型,称为运气格局。运气格局可谓中医学中应用象数思维的典型。

首先,运气格局系统应用了象数思维。天干、地支用以计量时间,有“数”的属性,而五运、六气具备了阴阳五行之象。运气格局中,对时间以及用于标示时间的天干、地支,系统赋予了阴阳、五行之象。根据运气学说对于任意一个时间点都能给出其阴阳五行属性,并给出其阴阳多少、五行太过与不及。也就是说,运气学说中系统地将“数”赋予了“象”。

其次,运气格局中有独特的象数关系。在传统文化中,有一套对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属性的认识。而在运气学说中,天干、地支与五运、六气结合起来,被赋予了五运、六气之象,也就有了与传统认识不同的阴阳五行之象。如甲子年,传统认识是天干甲乙属木,地支亥子属水,干支排列次序皆为奇数故皆属阳。而在运气学说中,五运更迭以5年为一周期,以天干阴阳论岁运太过不及。“甲己之岁,土运统之”^{[3]690}将天干甲与五运中的土运联系起来,甲为阳干故土运太过。六气往复,配属三阴三阳,以6年为一周期。“子午之岁,上见少阴”;“少阴之上,热气主之。”^{[3]692}将地支子与六气中的少阴君火之气联系起来,与传统认识中地支子属水属阳完全不同。可见,运气学说中将“数”赋予了独特的“象”。

第三,运气格局的构建充分体现了象数思维。运气格局中,除了根据年干支得出该年总体的运气情况,即岁运、司天、在泉,1年之内,又基于五运划分为五段,各有主运、客运;基于六气划分为六段,各有主气、客气。主运、主气在相应的时间段是不变的,而客运、客气逐年不同,按周期往复。因此,一个时间点实际有诸多运气情况叠加,运气学说中设计

了一定的规律来确定它们的主次关系与叠加结果。这复杂而细致的模型建构过程,就是“运数”的过程,而“数”早已被赋予了“象”。

2 对气候与物候的认识体现象数思维

《内经》中的运气学说秉承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天地气化可对气候、物候产生影响。古人从四季变更中体会了阴阳消长,又通过取象比类,将气候中的风、热、湿、燥、寒,以及物候体现的生、长、化、收、藏过程,分别与五行的木、火、土、金、水联系起来。但四时五行仅能反映简单的气候、物候现象,而自然界的气候、物候则有丰富的变化。同样是降雨,有正常降雨,也有大雨、暴雨,也有雨水太少的情况。农作物的生长,有时会早熟,有时只开花不结果。运气学说则从中取象,并通过复杂的运数过程,对气候与物候进行了细致的描述。

首先,运气学说取气候、物候中太过、不及、正常之物象,提炼了五运太过、不及、平气的意象,这是取象的思维过程。例如大风天气,“云物飞动,草木不宁”^{[3]743}取象为木运太过;大雨天气“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鳞见于陆”^{[3]745}取象为土运太过。“草木晚荣”^{[3]749},为生气失应,取象为木运不及。“生而不长,成实而稚,遇化已老”^{[3]782},是长气不宣,取象为火运不及。“草木荣美”,却“秀而不实,成而粃也”^{[3]784},为化气不令,取象为土运不及等。

其次,运气学说通过五运郁发、六气胜复、运气加临等运数过程,对某一时段的气候、物候情况进行推算,并将其丰富而有层次地表达出来。如见“华发水凝,山川冰雪”^{[3]908},在不应寒冷的时候过寒,得水运太过之象;同时又见“焰阳午泽”^{[3]908},得火气透发之象。根据五运郁发的理论,火气被太过之水运所郁,郁极乃发,因此以上物候是火郁将发的先兆。据此可知此后会有火郁发作的气候与物候,当有火热太过之象。而运气学说中又对火热太过之象进行程度的区分,岁运火运太过“炎暑流行”^{[3]744};当岁运火运太过,同时上临少阴少阳时,太过的火运与火热之气共同作用,则火热程度更重,“火燔燔,冰泉涸,物焦槁”^{[3]744};火郁发作时则是“太虚曛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泽燔燎,材木流津,广厦腾烟,土浮霜卤,止水乃减,蔓草焦黄”^{[3]907},还导致“湿化乃后”^{[3]907},不仅有前面火热太过的表现,同时又推后下一时令应有气候物候的到来。当火郁发作严重时,还将兼见其下承之气水气之象,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所说“气有多少,发有微甚,

微者当其气,甚者兼其下,征其下气而见可知也。”^{[3]909}这一系列过程,既有根据气候物候的物象提取运气之意象的取象过程,又有根据五行生克承制推演的运数过程,最后根据运气意象再反推物象,同样属于象数思维。

3 对疾病发病的认识体现象数思维

运气学说认为,天地气化也可影响疾病的发病。运气学说中,可根据运气格局所体现的天地气化,来推算病症、发病时间及严重程度。这些推算的过程,需要取运气之象、五行之象、人体脏腑之象、疾病之象等,并进行取象比类;还需要通过五行生克、六气胜复、运气加临等运数过程进行推演,充分体现了象数思维。

首先,对病症的推算,体现了象数思维。例如岁木太过,通过木克土的运数过程及脾脏对应土象的取象过程,得出脾脏受克,因而推算出易发脾病,有“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3]743}等具体表现,这些表现大多能和土的湿化之象相对应。当木运太过程度加重,则会影响对应木象的肝脏,体现出肝气过胜之象,有“忽忽善怒,眩冒巅疾”^{[3]743}的表现,这些疾病表现也符合木的风动之象。若木运太过再甚,一方面有被木所克的脾气衰竭的危险,出现严重呕吐;另一方面由于天地气化的自调节,则有克制木运的金气来复,表现出肝气受克的胁痛。可见,运气学说把握了气化的细微变化,通过取象运数的思维过程,可以有层次地推算出一系列病症。

其次,对发病时间的推算,体现了象数思维。如果说推算病症的方面,其取象思维与藏象学说有共通之处,那么运气学说中独特而复杂,又与时间相联系的运数过程,则使它得以推演出某一时段群体疾病发病的情况。这在对疫病发病的推算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对一个甲子周期中历年运气情况进行分析,列举了一些易发温热性疫病的时段:辰戌年初之气、卯酉年终之气、寅申年初之气、丑未年二之气、子午年五之气、巳亥年终之气,这些时段的共同特点是客气为君火或相火^[4],其所体现的火象与温热性疫病的火象相一致。因时间被赋予了运气之象,因而易发病症之象也蕴含其中。而为何不是普通的火热型疾病,而是疫病,则是通过运数的过程,对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推断而来。

第三,对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的推断,体现了象数思维。运气学说中,同一个时间段,可取岁运、司天、在泉、主气、客气多个象。而这些象,又可通过运

数过程,判断顺逆。虽然岁运非太过即不及,但将司天、在泉、主气、客气诸多因素综合起来“运数”,太过者往往被克,不及者往往有助,因此在大多数时候,运气格局都是平和的,只有少数时候才令人暴病、流行疫病。《素问·六微旨大论篇》^{[3]728}指出:“天符为执法,岁位为行令,太一天符为贵人。……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逆则其病近,其害速;顺则其病远,其害微。所谓二火也。”以天符之年为例,取岁运所属五行之象与司天之气所属五行之象比对,二者一致,即为天符。运气学说认为这样的运气格局不平和,会产生变化严重的邪气,伤人则发病快而危重。运气学说中又将五行中的火,细分为君火与相火,以君臣关系类比,认为在主气客气加临时,当君火作为客气居于主气相火之上则为顺,反之则为逆。以上取象运数过程,使得运气学说可以对未知时段疾病发病情况作出推断。

此外,运气学说中还以“病机十九条”的形式,取象比类,提炼了一系列疾病征象的共同规律,将它们与五运六气联系起来,指导人们“审察病机,无失气宜”^{[3]977}。又有《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所论“身半以上,其气三矣,天之分也,天气主之;身半以下,其气三矣,地之分也,地气主之。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半,所谓天枢也。”^{[3]956}将人体的上半身与司天之气所主的上半年运气联系起来,而将下半身与在泉之气所主的下半年运气联系起来,也都体现了象数思维。

4 对药物的认识与使用体现象数思维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药物的认识和使用方面,运气学说亦充分地贯彻了象数思维。其根据运气格局进行“运数”,对气化异常之象,以“热者寒之”“寒者热之”^{[3]983}及五行生克“必先五胜”^{[3]978}等为原则,有针对性地运用药物。而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是,运气学说中还取五味所对应五行之象来用药,例如以苦为火,认为有温的功效,用于寒湿类运气条件;以咸为水,认为有寒的功效,用于火热类运气条件。以下通过运气学说中对于苦味功效的认识与应用,进行说明。

《内经》中苦味之品有坚、温、燥、发、泄、下等功效,其中温、发之功效仅在“运气七篇”中提出^[5],可能与运气学说中更重视苦味属火的五行属性有关。苦味之“温”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出现2次,与燥并举。全篇没有苦寒配伍,只有苦温、苦热,而

在偏温热的运气条件下,用咸寒、甘寒、辛凉。而纵观《内经》,仅《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有一处苦寒配伍“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一处苦冷配伍。《内经》举例苦味之品亦无一寒凉。其原因可能是《内经》时代的一部分医家将具有火的属性的药物、食物归为苦味,这样的苦味之品可能就相应具有火的炽热、炎上等特性。苦味之“发”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及《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出现,用于热淫所胜等。参“火郁发之”,张介宾^[6]曰“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苦味之发,可能也与其五行属火,因而具有阳性的升散性质有关。

而在应用苦味时,运气学说也将其与其属火的五行属性对应起来,以火为象,在某些情况下作为阳性药物来应用。一方面,苦味五行属火,根据五行生克规律来应用,《素问·五藏气大论篇》中,与少阳相火、少阴君火、热毒相对应,可为寒水所克;而《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中可克金而治阳明燥金司天、在泉。另一方面,从火的阴阳属性为阳来考虑,将其作为阳性药物来应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逢寒湿运气常用苦。

相对于后世言苦多从“酸苦涌泄为阴”立论,《内经》运气学说中关于苦味以火为象、其性属阳的这一认识,是典型的象数思维模式。对苦味之品的认识,是通过“取象”来进行的,也就是取具有火象之物,定义为苦味之品。所以,苦味之品具有火的炽热、炎上、升散等性质。而对苦味之品的应用,是在取其火象的基础上,通过五行生克、阴阳互制的“运数”过程来进行的。与这种象数思维模式下对药物的性味功效理解相比,后世的认识则更多是口尝及临床实践修正后的结果。

5 小结

综上所述,象数思维在《内经》运气学说中有突

出体现。其独特而复杂的运气格局,是系统地将“数”赋予了“象”,再以独特的象数关系,通过复杂的“运数”过程构建而来。其推算气候、物候、疾病发病情况的过程,乃至对药物的认识与应用,都离不开“取象”与“运数”的思维。

因时间被赋予了复杂的运气之象,运气学说得以对广至60年,细至2个月的多个尺度时段的气候、物候与疾病发病情况进行推算。而“取象”与“运数”的反复叠加应用,使其对推算结果可以进行丰富而有层次的描述,并能够对灾病严重程度及之后的发展情况作出一定的预测。象数思维还指导运气学说对气化异常之象,以“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及五行生克“必先五胜”等为原则进行“运数”,从而有针对性地用药。值得注意的是,因运气学说对药物的认识与应用也贯穿了象数思维,如取苦味之火象,而将其作为阳性药物应用于寒湿类运气,有其独特之处,所以结合象数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药味配伍,从而对其更好地掌握与应用。

参考文献:

- [1] 王琦. 取象运数的象数观[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2): 410-411.
- [2] 张其成. 中医哲学基础[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4: 289-303.
- [3] 山东中医学院, 河北医学院. 黄帝内经素问校释: 下册[M]. 2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 [4] 黄玉燕. 以“非时之气”推断疫病发病的探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1, 17(11): 1192-1193.
- [5] 黄玉燕, 汤尔群, 桑希生. 《黄帝内经》“苦味”探析[J]. 辽宁中医杂志, 2012, 39(7): 1238-1240.
- [6] 张介宾. 类经[M]//李志庸. 张景岳医学全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525.

(收稿日期: 2016-01-07)